

蟋蟀 金铃子 纺织娘 叫蝈蝈

的
捕捉 选养 欣赏 趣闻 标本制作

金杏宝 刘宪伟 著

常见鸣虫的 选养和观赏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G439/46

常见鸣虫的选养和观赏

金杏宝 刘宪伟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45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 110,000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

ISBN 7-5323-4204-2/G · 844

定 价:25.00 元

责任编辑 周星娣

装帧设计 戚永昌



(久保秀一攝)

常见鸣虫的



选养和观赏



金杏宝 刘宪伟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序

欣赏昆虫独特的鸣叫声,在我国已久有历史。喂养鸣虫,更是一项传统的、老少皆宜的民间娱乐活动。聆听鸣虫之悠扬歌声,令人心平气和、怡然自乐,与人们登高俯瞰时“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

自然界的鸣虫种类繁多,栖息环境多样,生活习性和鸣声各异,人们对它们的称谓不一,捕捉、选养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多年来,一直盼望有一本通俗读物,能将有关鸣虫的有趣知识向广大鸣虫爱好者介绍,继承和弘扬中国特有的鸣虫文化。这一小小愿望今天得以实现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本小书,不仅向读者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中国人欣赏鸣虫的历史,蕴藏在多姿多态的鸣虫器具中的中国传统的手工艺艺术,而且还让读者饶有兴趣地了解到,中国鸣虫欣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异域文化的影响和西方人有关鸣虫的种种趣闻。

本书出自从事昆虫学研究的专业人员之手。他们结合研究课题,开展鸣虫市场调研和野外考察采集多年,积累了大量



第一手资料。作者用简练流畅的文笔,系统地介绍了鸣虫的变态发育、翅型体色、交配产卵、取食防卫、鸣叫争斗、栖息场所、活动方式等方面的知识,为鸣虫的捕捉和选养提供了可信的依据。清晰逼真的彩照,加上国际通用的拉丁学名与各种方言俗名的对应,使流传于中国民间千余年的常见鸣虫得以登台亮相,一展芳姿。作者以其扎实的知识功底,结合鸣虫命名的实际,向读者形象而通俗地传播了动物命名的知识,这在有关鸣虫的同类书籍中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作者还以科学工作者特有的社会责任感,不失时机地提出对鸣虫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的问题。

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崇尚自然,向往回归自然的今天,相信这一本有关鸣虫欣赏的小书会给我们带来一份悠然自得的雅趣。

夏凯龄

一九九六年元月

目录

引言	
一、中国鸣虫欣赏简史	11
二、鸣虫的一般形态特征	25
三、鸣虫的一般生物学习性	30
四、鸣虫的捕捉	42
五、鸣虫的选择	49
六、鸣虫器具的欣赏、选用与保养	54
七、鸣虫的喂养与管理	70
八、鸣虫标本的制作	74
九、鸣虫的命名、学名及昆虫分类学常识	81
十、常见鸣虫的识别	88
1. 常见鸣虫检索表	
2. 蟋蟀类鸣虫	
3. 螽斯类鸣虫	
十一、鸣虫资源的保育与开发利用	138
十二、鸣虫趣闻	142



引言

对于鸣虫，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会陌生。每到夏秋季节，居住在城镇、都市的人们，喜欢在庭院或居室中悬挂一个蝈蝈笼子，让清澈的“极、极”声带来几分乡野的清新；或盆养几只蟋蟀，在幽雅的“句、句”声中，让疲劳的身心得以休息。近年来，喂养和玩赏鸣虫已成了一项全天候的常年娱乐活动。无论是在大地刚刚复苏的春季，还是在自然界的昆虫进入冬眠的季节，越来越多的人从怀揣的大黄蛉、油葫芦、铁蝈蝈等众多鸣虫中，聆听到优美悦耳的自然音乐，这种享受是任何现代技术所无法给予的。

人类与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原本有着程度不同的亲缘关系，世界各民族都有畜养各种宠物的传统。然而，将鸣虫作为宠物，则是中华民族专有的，或是源于中国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也是令西方人感到新奇和赞叹的东方神韵之一。

对昆虫鸣声的欣赏，在中国已久有历史。早在《诗经》、《尔雅》等古书中，就有不少鸣虫的记载。文人学者闻虫声生情，借虫声传情的诗篇更是不胜枚举。对中国鸣虫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的了解，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认识，提高对鸣虫玩赏的兴趣。



鸣虫,作为一大类以翅膀摩擦而发声的昆虫,每一种都有各自独有的生活习性、特有的栖息场所和地理分布范围。我国幅员辽阔,鸣虫资源也极为丰富。掌握一些有关鸣虫生物学习性知识,会便于我们在野外对鸣虫的观察、捕捉与选养,促进对鸣虫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

鸣虫种类繁多,仅就常见的三十余种鸣虫来说,由于各地方言的差异,在鸣虫的称谓上,已出现了许多同虫多名和同名异虫的现象。这无论对鸣虫市场的发展还是鸣虫文化的交流都带来一定的障碍。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光顾中国鸣虫市场的今天,广大鸣虫爱好者有必要了解一点昆虫命名常识和常见鸣虫的拉丁学名,规范鸣虫的中文称谓,使我国的鸣虫欣赏提高一个档次。

除了欣赏活体鸣虫的鸣声,通过正确方法制作的鸣虫标本也不乏其美学的欣赏价值。有了上好的鸣虫标本,还可以进一步制作各种生态盆景和艺术镜框,这将大大开拓鸣虫欣赏的范围。同时,规范的鸣虫标本还可为昆虫分类学研究提供可靠材料。

鸣虫笼盒是中国传统手工艺术之一,也是鸣虫欣赏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收藏或浏览由各种材料制作的千姿百态的鸣虫器具,知晓一些鸣虫笼盒制作技巧,亦是一种高尚的艺术享受。

鸣虫,作为生物资源,也面临人类如何对它们进行保育和合理开发利用的问题。为了能让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世代相传,我们有必要把对鸣虫资源的保育和合理利用问题摆上议事日程。

本书通过写实的彩色照片,配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对每一种常见鸣虫的形态和鸣声加以描述,以正确的拉丁学名为其甄别正名。对于从市场或野外获得的常见鸣虫,读者一般可通过书中所提供的简明检索表,得知其正确的学名及相应的俗名。读者在使用本书的过程中,会发现有些在书中对不上名字的异种鸣虫。作者希望读者能将活的或制成的标本,带到上海昆虫研究所找作者。很有可能,你所获得的鸣虫是一个尚未被命名的新发现。这样,你的业余爱好也就多了一份价值,你为人类对中国及世界的昆虫区系认识作了一点贡献;或许你的名字会随同新发现的鸣虫一起载入世界动物学记录,名垂史册。



本书的作者是从从事昆虫学研究的。书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作者及其同事们长期研究和野外工作经验的积累,有些则是对已有文字资料和采访调查整理的结果。作者谨向参与野外采集和市场调研等工作的刘祖尧、殷海生先生,毕道英、章伟年女士,协助拍摄鸣虫、笼器和和其他场景照片的曹明、冯国荣先生,提供部分图片资料的芝加哥何翠媚女士,荷兰的 Hellegreen 和澳大利亚的 Yen 博士,绘制部分插图的徐仁娣女士和程义存先生,允许本人引用《中国虫文化》和《中国鸣虫与葫芦》中有关内容的该二书的作者孟昭连先生,以及为本书的撰写给予极大鼓励与支持,并为本书最后审稿的恩师夏凯龄先生和编辑周星娣女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作者同时要鸣谢的还有许许多多同行和鸣虫爱好者,如安徽的周学尚,山东的李彦景,福建的汪家社,云南的许文宏,广西的李积邦等,以及北京的王世襄老先生,感谢他们在野外工作和采访过程给予的帮助和配合。

最后,作者诚恳欢迎各种批评、指正与建议,为本书可能再版时作修订与补充。



1 中国鸣虫欣赏简史



图1 《尔雅图》中的鸣虫(仿上海同文书局1883年缩印本)

人们也许还记得电影《末代皇帝》中接近尾声时的一个画面：身着中山装的溥仪先生再次回到紫禁城（今日的故宫博物院），去寻找当年最美好的回忆。只见他矫健地跃上高高的御座，从熟悉的座椅下掏出一只昔日装蝈蝈用的精美的葫芦罐，他略加凝视后便转身递给正以好奇目光注视着他的一位带红领巾的男孩。这一组镜头形象地点出了中国鸣虫文化的历史渊源。

中国人对鸣虫观察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公元前11~6世纪）和《尔雅》（公元前5~2世纪）。据此可知，中国人对昆虫鸣声的欣赏已有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上述两书共记载昆虫近百种，其中有吟蛩、螽斯、蟋蟀等多种鸣虫（图1）。

事实上，中国人对鸣虫的认识远早于此，这可以从出土的

新石器时代的甲骨文中得到证明。甲骨文中的“夏”字形似蝉，而“秋”字则形似蟋蟀(图2)。这说明，远古时代的人们对自然界季节的变化是通过某些指示生物来感知的，这就是现代物候学所研究的对象。由于昆虫的鸣声较其他生物行为更易于被人们所察觉，鸣虫成了最敏感的物候指示生物之一。蝉声噪噪，指示着夏天的来到；蟋蟀声声，则表明秋日已至。农历第三个节气名为“惊蛰”，就是昆虫觉醒的意思。如果冬眠的昆虫蠢蠢欲动，人们便知道该是春耕时节了。《诗经》的《国风·豳·七月》篇中，对昆虫出现的时令节气、行为及栖息场所等作了更详细更形象的描写：“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转引自邹树文，1981)。这里所说的斯螽、莎鸡、蟋蟀，都是鸣叫昆虫。

大多数鸣叫类昆虫在夏末秋初成熟，秋天便成了昆虫歌手们动股振羽、引吭高鸣的季节。秋去冬来，万物亦将进入一个休生养息的阶段。人们常感叹秋天的短暂，滴滴不休的鸣虫便也成了悲秋之虫，成了寄托人们孤独、失意、思乡、怀旧等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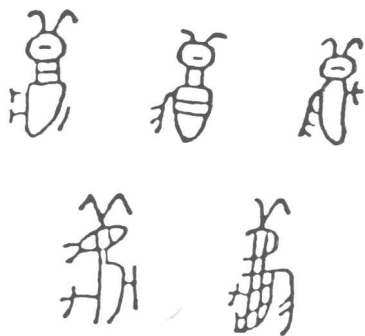


图2 甲骨文(上行三字形似蝉，代表“夏”，下行两字形似蟋蟀，代表“秋”)

种悲切、伤感情绪的小生灵。文人墨客闻虫鸣而生情，借鸣虫以传情，写出了无数篇吟咏鸣虫的传世诗文。咏鸣虫诗篇最早见于《楚辞》中，最盛是唐朝及以后各朝。杜甫的《促织》（即蟋蟀）早已被译成英文，成为中国鸣虫文化的代表作（Laufer, 1927）：“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明朝张弼的《络纬词》（络纬，亦叫纺织娘，是一种螽斯）则借虫发挥，论物明理，寓意深刻：“络纬不停声，从昏直到明。不成一丝缕，徒负织作名。蜘蛛声寂寂，吐丝复自织。织网网飞虫，飞虫足充饥。事在人为不在声，思之令人三叹息。”

如果说在唐朝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人们仅仅是欣赏各种野外昆虫优美动听、令人生情的鸣声，那么从唐朝开始，人们则把鸣虫畜养在各种笼器内，以便随时随地能聆听其独特的韵律。《开元天宝遗事》（公元742~759）记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由此可知，以鸣虫为宠物而畜养起始于唐朝宫女中，这是不难理解的。物质生活富裕而精神生活贫乏的宫女们，不惜用“小金笼”喂养鸣虫，以“唧唧”虫声来伴随她们度过一个个孤寂的长夜。这与其说是欣赏小虫幽雅的鸣声，倒不如说是一种同病相怜的慰藉。这一起始于皇宫的典雅爱好，很快便传入民间，甚至传到日本，并一直流传至今。

很可能，人们是在把蟋蟀作为鸣虫畜养的过程中发现，有几种蟋蟀不仅善鸣，而且好斗。陆佃的《尔雅翼》中记蟋蟀“好吟于土石砖瓦之下，尤好斗，胜辄吟鸣”。王逵在《蠹海集》中载“蛩阴性妒，相遇必争斗”。这实在是人类对蟋蟀好斗习性的最早发现。现代的动物行为学研究表明，许多动物都有对领地的占有习性。多种蟋蟀在野外挖洞穴居，它们的领地占有习性特